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經·書·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卷二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弁正義
本史言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流曰通
物非有名言擬形以道生事物由名舉則凡諸
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懷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以
臨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瘠纖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固
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記庶物又爲著
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
者非著是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賛

傳

以圭爲杓柄謂之圭贊。

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

鬯初亮反贊才但反杓上杓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

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傳

平王命爲侯伯

流

義曰幽王至之命。

書詩卷二十一

居

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板
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
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王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
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
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傳
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
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
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襃姒襃姒爲

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弃去太子用褒姒爲后
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大戎共攻殺幽王
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幽王
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

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殺也諸侯分漢

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酒以圭瓚之酒以灌刃圭瓚者酌秬鬯之杓杓之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祭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秬鬯祼祭裸之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秬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貌

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

王命爲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

侯義本作誼

別彼列反不顯文武克慎明德傳

大明乎文王武

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開音問王于况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卷之三

厥辟傳言君旣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辟必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傳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王若至在位。正義

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

東林書

子乎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乎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歸也歸在王者王位是其所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憖 子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予杜回反隕于敏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文侯之命

傳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見反大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

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既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大戎侵無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夷狄交侵，傷我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大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大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卽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大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予一人永綏在位傳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覺之汝肇刑文武用，曾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傳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碑扶亦反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傳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大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註同流 曰：惟至予嘉。○正義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

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待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遺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大戎也如汝之功是我也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入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真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折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勲文又云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大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大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令力用賚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自中樽也當以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自音酉

又音自釀文亮反

形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馬四匹傳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爲度。

供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民無

荒寧傳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傳

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天陘之命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核戶革反疏

王日至顯德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

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鑄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箙弓一箙

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秬人掌和秬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秬鬯金香草也秬鬯金貯之以和鬯酒鄭玄云鬯釀秬爲

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

築秬金之草蕡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

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

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恭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爻毛傳皆云形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形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入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勲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是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入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旣成

賜之可知也。自中草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輪，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肇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直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入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正義曰：彤字從丹，祿字從玄，故彤赤形亦至子孫。○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來庾唐大鄭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來庾唐大鄭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來庾唐大鄭體多來體寡。曰：庾往體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庾往體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形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傳始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傳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

開。開舊讀皆作關

作費誓。傳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祕

魯書

費誓

傳費魯東郊之地名。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

卽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

開關。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

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

徐戎至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如費是魯東郊地名。正義曰：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傳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諱

戶瓜反監工衛反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敷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

傳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

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教了

影反敵居表反弔音的鐸苦代反兜丁候反鍪音

示循常準反又音允

力呈反

備乃弓矢鋸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傳備汝弓矢鋸乃戈矛礪乃鋒刃

刀皆使無敢不功善

世反錄來見反

丁亂反礪力公曰至不善○正義

白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

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鋸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圖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卽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謂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塞之或當地之民侯案下句令填塞坑穿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郢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謂在

九州之外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准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者此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由在及況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圖言當至可用文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圖言當至可用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用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爲有善有惡故令敷簡取其善者鄭云敷謂穿微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敷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敵尤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粉擊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

尤善也。○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練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

杜乃搜斂之卒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

常刑傳搜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地陷獸當以土

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敵搜華化反徐戶覆

畜反檻戶減反室珍栗反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寃在性反許六反又丑六反踪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

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攬
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今軍至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
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
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
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
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
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
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卽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
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
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桎牿之牿
牿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攬捕至常刑之牿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爲阱攬以攻猛獸知阱攬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阱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人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阱以穿地爲名攬以得獸爲名
攬亦設於阱中但阱以穿地爲名攬以得獸爲名
杜塞之室故之

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
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牿
牿作牿弃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
云杜閑也阱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阱穿地
爲之所以陷墮之懲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
山林之阱春始穿地爲阱或設檻其中以遮獸檻作牿
牿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

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通布吳氏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

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反徐音來度待客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傳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羊反攘如

無敢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

○垣音袁

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

傳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傳

皆當儲峙汝糗

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

刑

○峙直里反爾雅云臭也糗去九

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

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傳

摠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遺辭

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楨榦音直榦

工餘反築陟六反

守手又反堙音因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傳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

○供音恭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傳

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反初俱

馬牛至大刑

○芻音交

刑

○正義

日馬牛其有故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遠求

歸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生

者汝則有常刑

○馬牛至日妾

○正義曰僖四年

左傳云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

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跌因牝牡相遭而遂至故
佚遠去也。謚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
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信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
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遁逃也。○鵠皆當至死刑。正義曰峙
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
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
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
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鵠總
諸侯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
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糗榦爲道近故也。峙具
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糗榦也舍人曰糗正也。○鵠

擣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一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積薪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卽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闢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

於堞杜預云堞文牆也壘土山也同城爲土山及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無敢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遠此云少故云無敢不遠。得椎恐闕事故云不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供芻蕘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鄭玄云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厲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橐不殺之周禮司徒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橐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橐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蕘○正義曰鄭云蕘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傳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註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傳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還歸作秦誓傳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

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疏

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

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圍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

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訖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

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辭之耳。

○杜預云：殽在弘

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

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

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

禮征代朝聘，遇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

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

三年，秦師及滑、鄭、商入陁。高將市於周，遇之，矯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可也。○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襄公帥

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春秋之例。

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杜預云：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

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杜預云：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

廟，公不替孟明孤之禮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身還，故辨之。○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舞士也予誓告汝

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

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

音洛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

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艱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弭必爾

及下同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

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秦誓

無所益

○復扶

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又反

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

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

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卽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爲疾行如以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之

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

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

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

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

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

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卽云也言日月益爲疾

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

益

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傳

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

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

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傳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

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

敗

疏

惟古至爲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

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

國以亦當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傳

言

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傳

言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

音波

。番倅倅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傳

倅

倅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乞許

惟截截善謗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傳

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

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才節

。截

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諭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
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
反昧音妹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懿者
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介他本亦作
技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佐佢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
秦檮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曉
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伎
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如此
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
也。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善謫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
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
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
此輩在我側也。如若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
語以束脩爲束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
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脩飾一心
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
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得此
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
此作斷兮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
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懿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
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
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按巧多端故思斷無他

者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傳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論
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此二事心
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之而爲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之民
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疏哉言其能興邦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冒莫報反惡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傳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殆唐在反

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
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
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
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者之見人
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見人之使
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杌隍

曰由

傳

机

隍

不安

言

危

也

一

人

所

任

用

國

之

危

曰由所任不容賢。

机五骨反

隍五

结反徐語折反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

傳

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桀自誓改前過之意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隍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桀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卷第二十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